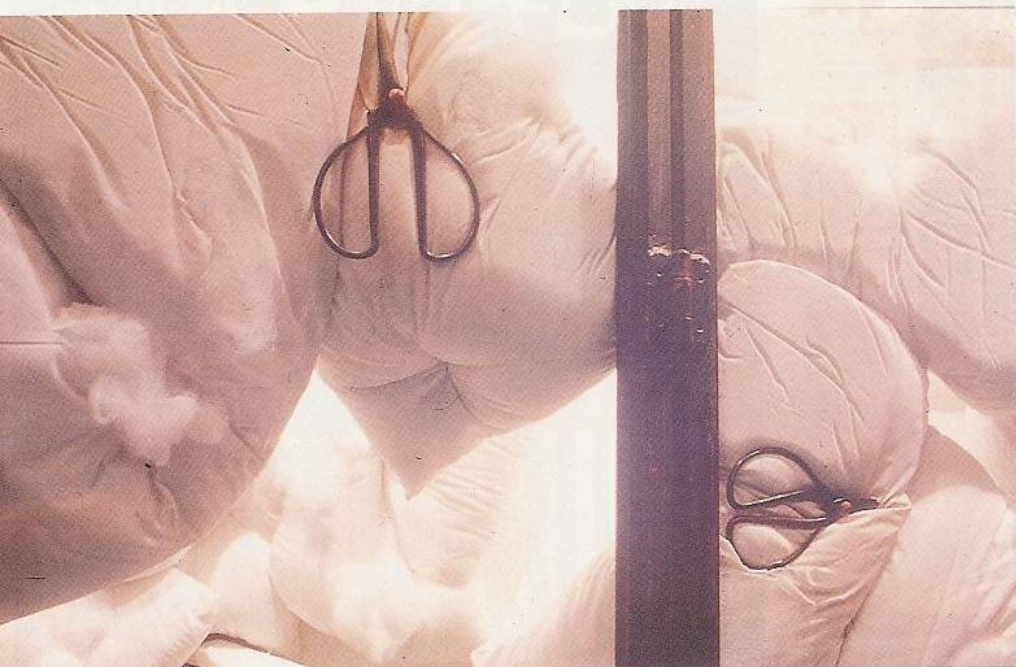


枕頭下面放剪刀的記憶

香港藝術家文晶瑩專訪



文晶瑩作品〈一九九六年六月〉中，文晶瑩在枕頭下面放置剪刀來表達六四事件發生後人心的恐懼。

在前年紐約亞洲協會所舉辦的華人前衛藝術展「Inside Out」中，文晶瑩是其中唯一代表香港的女性藝術家。展出作品〈美麗的花〉，是將衛生棉做成花的造型，滿滿地佈置了個房間，房間中裝置著一個以衛生棉花做成的傾斜的椅子。她的作品利用了許多與女性經驗相關的物件與意象，流露出女性的自覺，對傳統社會對女性加諸的負面意象提出對比與反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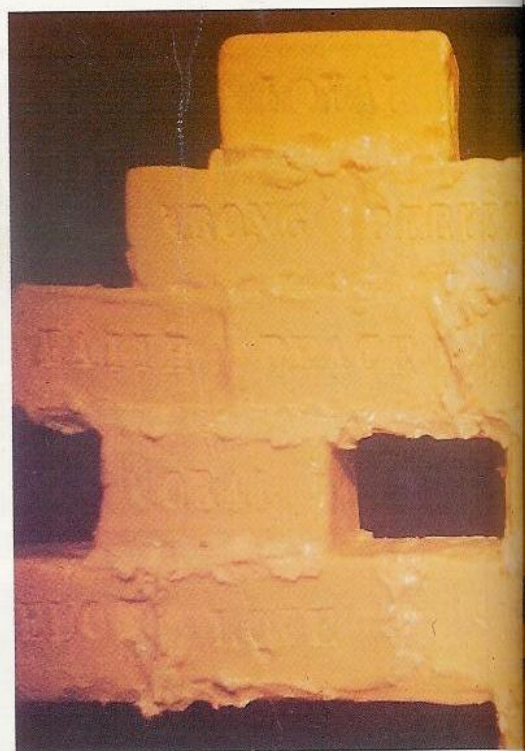
文晶瑩1969年出生於香港，1991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美術系後，曾任中學老師、信報文化版記者、香港大學建築系助教，1998年前往舊金山藝術學院攻讀藝術碩士，目前旅居舊金山。

去年底她在帝門展出的作品〈無題〉，結

合了「米」與「保險套」意象，讓人印象深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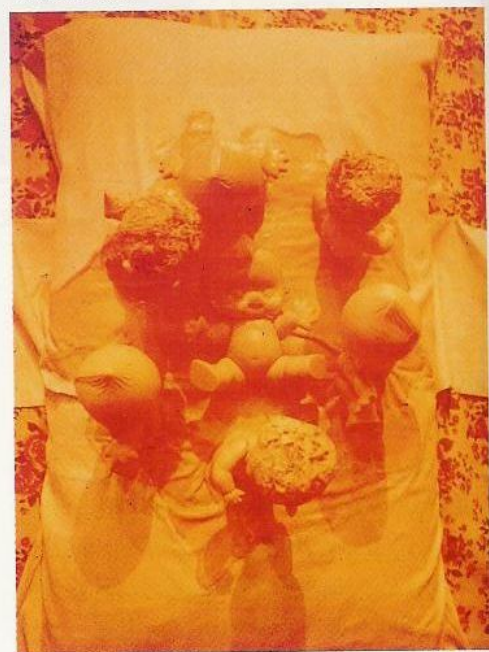
謝慧青（以下簡稱「問」）：妳的作品中，利用了許多與女性經驗相關的意象，例如：衛生棉、花、嬰兒、床、枕頭、椅子等等……，可否請妳談談這一部分，利用這些造型所要表達的理念？

文晶瑩（以下簡稱「答」）：我看藝術創作是一個鍛鍊思考、整理自己的過程，那便無可避免地會談到自己的女性經驗。我覺得性別歧視的情況在香港不算嚴重，但女性往往還未能脫離傳統的附屬角色去創造自己，女性仍要肩負更多家庭責任，社會往往對女性有更多的道德要求，所以我們必需更自覺去反省自己的角色和需要，有勇氣選擇自己



↑文晶瑩1994年裝置作品〈牛油牆〉。

↓在作品〈快樂的嬰兒〉中，文晶瑩以枕頭做成十字架的造型，也象徵著女性背負著生育責任，是一種奉獻和犧牲。



A Questioning Introspective Mind

Face to Face With Phoebe Man by Hui-ching HSIEH



↑文晶瑩作品〈她們成長的禮物〉中，折疊的衛生棉，猶如陰道把紅彤彤的雞蛋吐出。

的生活。而我的創作就是一個提問和反省的過程，重要的不是說些什麼，而是把問題提出來，引起討論。

問：在你創作的這幾年中，經過六四天安門事件、九七香港回歸，後來你又由香港到舊金山讀書，是否對你造成身份認同上的影響？

答：這些社會事件所引起的集體記憶和不

同環境的比對，讓我更意識到香港文化獨特的地方，與中國大陸和台灣，是三個不同的個體，這些經歷也讓我更意識到自己中國人的身份。

問：你早年的經驗或是朋友的經驗是否影響到你的創作？在你的作品〈一九九六年六月〉中，提到母親在你小時發惡夢時，在你的枕頭下放剪刀的回憶，再連帶到六四的惡夢。你與母親之間的關係與經驗有影響到你的創作嗎？

答：創作既然是重整自己的過程，所以自身的經歷、所見所聞都是我創作的材料。母親和我是兩個很不同的人，想法上有許多不

文晶瑩作品年表

1994 〈米床〉〈魚麵〉〈牛油牆〉

1995 〈快樂的嬰兒〉

1996 〈一九九六年六月〉〈美麗的花兒〉〈她們成長的禮物〉

〈眾聲獨舞裝置〉

1997 〈橙色〉〈廢密密〉〈九七回歸我很高興〉

1999 〈無題〉〈米與保險套〉〈網上的化妝舞會〉

2000 〈Rati〉系列（正在進行中）

一樣的地方，她恪守傳統道德觀，付出無條件的愛，當中有我可以學習、也有我不同意的地方。

問：若將你的作品分為食物、月經與花、兩性與性這三個不同的創作階段，你同意嗎？在不同的階段中，你想要表達的理念有何不同？

答：我想那樣有點簡化。性的題材其實在我「食物系列」、「衛生棉系列」和新作〈Rati〉中都有提及。我同意食物、月經都是我關心的題材，不是階段吧。若要分我自己的作品，可分為：「食物系列」、「衛生巾系列」、「鏡子系列」、回應政治事件的、探討網路空間的和女性形象的。至於手法呢，

網上的化妝舞會

幾個月前，台灣曾有一名肥胖女子，利用模特兒的照片在網路上交友，並謊稱自己是業餘模特兒的碩士學生，招搖撞騙了許多男子的錢財，並有數名碩士學歷男子受害。這雖然是一件聳人聽聞的個案，卻也反映出網路世界中交友以另一個身份「喬裝」自己的可能與方便。

文晶瑩最近的新作〈網上的化妝舞會〉計畫，則是她在網路上以現場直播的方式交友，請她的6位男性朋友將她裝扮成他們心目中女性的形象，利用文晶瑩的外貌，卻是她男性朋友在網路上與網友直接交談，網友們也沒有發現他們交談的對象其實是男性。

文晶瑩被要求扮成的6個角色分別是：冷

豔、性感的日本女子，活潑又時髦、性感、只與白種男人約會的中國女人；黑髮女子，服裝拙劣卻時髦性感；主動、性感、漂亮、愛玩的壞女孩；性感、健康、開放，可以是典型的中國女人或是國籍模糊的太空之女；男性化的女同性戀者。文晶瑩作為一個媒介，正如文晶瑩所說的，幾乎他們所想要扮演女性角色，都有「性感」這個特質，似乎也說明了男性是容易被「外表」所吸引。

這些角色一半是這些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，與自己的性格差不多，間接也暴露出自我隱藏、較女性化的部分；另一半則是他們日常生活中接觸不到的女性角色，例如女同性戀、只與白人交往的女人（該男性是華人）等，反映出男性幻想中的某些女性類型。某

一位男性主角表示，他在網上以女性身份交談時，可以用較為「情緒」、「不理性的」的說話方式，是他以男性身份在日常生活中不會表現的。這也正是一個社會上對男、女形象的刻板印象，但是否每個人都兼有所謂男、女兩種特質的部分，只是平日受到社會架構的束縛呢？

這個網路計畫徹底顛覆了性別角色的扮演，也揭開了日後網路世界性別角色的模糊性，在網路上只有電子郵件信箱的世界中，其實你是可以假扮任何可能的形象。對來交談的網友來說，也無法真正分辨出對方的性別與外貌，照片與錄像其實都可能是虛構的，傳統對兩性角色扮演的期望與形象徹底被打破。

Art

都是轉化一些日常物件去發掘物件豐富的意涵，或是提出不一樣的理解角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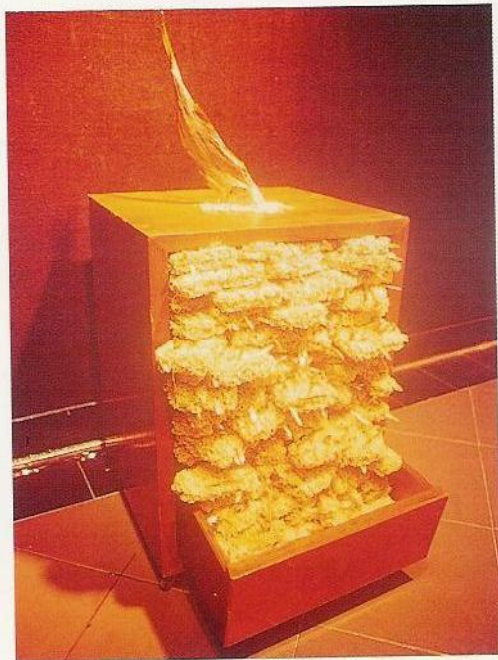
問：妳早期的作品與「食物」相關，當初為何對食物有興趣？

答：我因為很喜歡吃東西，所以對食物有特別多的感受。當我思考食物、我，與社會的關係與意義時，發覺它和社會政治、文化有許多關連。「吃」不單只是裹腹那樣簡單，例如「米」，它可以是一種統治工具，中國社會的統治者最明白，若人民有飯吃便不會作亂，填飽肚子是一大政策。「米飯」在中文、日文、韓文中都是「餐」的意思，可見其重要性。亞洲多個國家都對進口米徵收很重的關稅法去保障自己的米業。因為維持米業是維持國家獨立的一個要素。維繫家庭，米亦有其作用，我們推掉人家的約會說：「我今天要回家吃飯。」大家也明白那不只是吃飯呀！

問：去年妳在帝門展出的作品〈無題〉中，也是將保險套與「米」相聯繫，可否談談其中的轉變。

答：6年前用「米」創作的作品〈米果三文治〉跟去年〈無題〉作品相比較，我想作品是簡化了、題材改變了。當初用聖經、木、繩、保險套去創作，減至只用米和保險套創作。而保險套則是陽具的外皮，用來抗拒生育和細菌，也令人想起陽具責任、愛滋

↓文晶瑩認為，「吃」不單只是裹腹那樣簡單，例如「米」，它可以是一種統治工具，中國社會的統治者最明白，填飽肚子是一大政策，可見其重要性。此為其作品〈米床〉。



↑文晶瑩1994年裝置作品〈魚〉。

病，與人口控制。這兩種材料做成各種有機的形狀，此舉希望作品可以有更有力的效果，與更大的想像空間。

問：在〈美麗的花兒〉、〈她們成長的禮物〉、和〈眾聲獨舞裝置〉表演中，妳將衛生棉做成花的造型，為何有這樣的聯想？

答：這是一個對比。盛開的花，健康、美麗，比對月經污穢不祥的印象。但也不全是美麗。衛生棉仍有染血。另外一些頗有趣的閱讀，她們覺得折疊的衛生棉，猶如陰道把紅彤彤的雞蛋吐出，是痛苦？是喜樂？

問：在妳的作品中，常利用到「床」與「椅子」的造型？妳認為是不是因為「家居生活」與女性經驗較為密切，才容易聯想到這些家具？

答：許多男性也利用家具來創作，家具並沒有性別之分，日常家庭用品或許較女性。有人說「椅子」是女人，常被坐，我覺得有趣使用來創作，但觀眾不知道這個比喻也沒關係。我把它弄成快倒下的樣子，去喻說「不安」。單人床於我則有安穩、隱藏、庇護、逃避的意思，可以說是女性、母性的。

網上的化妝舞會

人們可以在網上聊天室以現場直播的方式看見對方的樣子。就借我的身體給我的男性朋友到那裡，當我在螢幕上出現時，我的男性朋友代表我與別人交談，別人會以為他們正在跟一個女人在談話。而我的男性朋友可以決定他們的男性形象，然後把我打扮成那個樣子，同時告訴我在別人面前應怎樣表現。這個練習是以離開我們日常扮演的角色和談話去探索自我。

以下是我的朋友告訴他們在網上想扮演怎樣的女性：

A Masquerade on the Internet

People can see each other live in a chat room. I lend my body to my male friends to go there. When I appear on the screen, my male friend will speak for me in the chat room. People in the chat room will think that they are talking to a girl. He can decide his image of a girl and dresses me up like that. This exercise is to explore ourselves by leaving our daily roles and context.

The girls who they want to be in a chat room are as follows:



↑文晶瑩的新作〈網上的化妝舞會〉中，她請男性友人把她裝扮成他們心目中的女性形象，再由這些男性假扮女性身分，上網與網友互動。

問：在妳的作品中，出現「傾斜」的米床、「快倒下」的椅子、「可滾動的」衛生棉花球、「枕頭下的剪刀」等等意象，似乎透露著「不安定」、「不安全」感。這與女性經驗相關嗎？

答：我想「不安」是我創作的原動力，因為不安而想找平衡，與女性地位無關。

問：在〈網上的化妝舞會〉中，妳的男性朋友要求妳扮演的角色，妳會不會覺得是男性對女性的「幻想」與「刻板印象」？會不會這其實反映出社會上對女性的一般印象？妳認為是負面的嗎？

答：作品是和慾望有關。他們的幻想蠻有趣的，有時是自己的互補角色，有時是無法接近的類型，儘管對象不一，但他們都認為女人要性感，反映到男人較重「肉慾」的心態。

問：能談談妳近來的作品與未來的計畫嗎？

答：近來我都在探討網路空間和嘗試網上創作。我覺得電腦是很私人和親密的東西。現在我們差不多每個人都有一台電腦，它較之傳統的畫廊，是一個能與觀眾更親密、更多互動的空間，所以正在學習和探討中。Art